



本版制图·何芬

岳飞的衡阳大营驿题壁

■甘建华

最初知道大营驿这个地名，我是在衡阳市人民政府1986年编印的《衡阳市地名志》一书中见到，P504 祁东县“大云市”词条如是说：“大云市，集镇名。在祁东县城西10公里，为大云市乡人民政府（今已并入双桥镇）驻地。因旧时当官道，曾设驿站。南宋名将岳飞统率大军驻营于此，因名大营驿，后演变为大云市。有合（铺）面街道，长约300米，人口约330。镇中设有圩场，附近盛产茶油、茶叶。镇侧原有金沙（山）寺，寺内原有岳飞《题大营驿壁》石碑，为明散文家唐顺之之父（唐瑄）官永州时所勒，顺之为文以记其事。”词条还提到有不少旧时文人题咏石刻，均与岳飞事功及遭遇有关，如祁阳县令李树谷有句云：“两河战胜功非我，三字狱成事在天。泪洒湖湘千里月，神驰沙漠万重烟。”又，邑人周梅轩有句云：“十年尘土功无比，半壁河山愤不平。郁郁至今祠畔树，虬枝都作向南横。”可惜碑石都已湮佚，难以复寻。1992年版《祁东县志》“大事记”亦云：“宋高宗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七月，岳飞破曹成，返回中，在今祁东大云市（亦称大营市）题壁抒怀，后人在此兴修岳圣殿，以作纪念。”

“营”和“云”两个字，在衡阳、祁东方言中都念“云(yún)”，因而出现各种文本的“大营”与“大云”之说，本文从《鄂国金佗稗编》之说统称大营驿。2020年7月11日，2021年6月5日，我曾偕友人两度游大营驿，皆因读近人周策纵《大营市》一文而感兴趣。周姓是当地的巨族，周家是民国时期的名门，周策纵本人则是蜚声海内外的汉学大师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兼历史系终身教授。他家竹山湾离大营市很近，大概只有一公里左右，旧时铺的是一条青石板窄路，现今已有宽敞畅通的马路。

大营驿街上虽然显得萧条落寞，但圩场还在，人口不多，大都乔迁县城或其他地方去了。我们从街上漫步走过的时候，随便问一个当地百姓，男女老少都知道岳王爷岳飞，都知道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”，都知道岳飞曩年驻兵大营驿，年高识字者甚至知晓曹成其人。而岳飞能来到当时偏僻的南荒大营驿，的确与宋史中的一代枭雄曹成有关。

《岳飞传》中曹成被写成“逆贼”“流寇”，记得这个名字的可能不会太多，但知道《说岳全传》中岳飞麾下猛将杨再兴的肯定不少，他曾试图单骑擒拿金兀术，失败后仍能单骑而还。话说这杨再兴原是曹成部将，后来降于岳飞，可见曹成也非等闲之辈。曹成是开封雍丘（今河南杞县）人，因杀人投军，跟随名臣宗泽参加过第二次开封保卫战。靖康之变（1127年）后，曹成树起抗金大旗，收拢溃散军

兵，被推举为“中华盟主”。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，曹成接受朝廷招安，被封为荣州团练使、知郢州。他带领数万大军转战驻扎攸县（今湖南攸县），拥兵自重，不受节制，祸乱一方。翌年正月，朝廷任命都统制岳飞为权知潭州（今长沙）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，前往讨伐侵扰湖南、两广的曹成。岳飞先向曹成晓谕上意，劝其投降，可曹成执意不从。经过数月鏖战，岳飞大败曹成于全、桂、贺、连诸州，曹成败走邵州（治今湖南邵阳），最终接受韩世忠招安。

岳飞得胜班师，率所部八千余人马，仍往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驻防，守卫长江中游。当年七月初，大军经过湖南祁阳（1952年4月25日，祁阳县析置祁阳、祁东二县，大营驿属今祁东县双桥镇），岳飞写了一则日记，题于大营驿墙壁上，其文曰：“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，自桂岭平荡巢穴，二广、湖湘悉皆安妥。痛念二圣远狩沙漠，天下靡宁，誓竭忠孝。赖社稷威灵，君相贤圣，他日扫清胡虏，复归故国，迎两宫还朝，宽天子宵旰之忧，此所志也。顾蜂蚁之群，岂足为功！过此，因留于壁。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。”

这篇文字非常清楚地表明，背上刺记“精忠报国”四字的岳飞，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、雪国家之耻，忠君爱国的思想已经深入其骨髓灵魂之中。因而后来《满江红·写怀》的问世，实乃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即便平定了流窜湖广的“曹贼”，也只是荡平“蜂蚁之群，岂足为功”，其夙志就是“扫清胡虏，复归故国，迎两宫还朝”。就像红学泰斗周汝昌所说：“不思作伪者大抵轻薄妄人，笔下能有如许高怀远致乎？”然而，古代臣子本应有的道义和责任，恰巧触痛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敏感神经。需知赵构之所以能做皇帝，是因为金兀术掳走了“二圣”（父皇徽宗和皇兄钦宗），倘若真的“两宫还朝”，高宗的龙椅还能坐得稳吗？弄不好只有死路一条。所谓“宽天子宵旰之忧”，其实是岳飞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封建社会的君王向来刻薄寡恩，与其让自己死，不如让别人死。既然岳飞口口声声要“扫清胡虏，复归故国”，兼之手握十万雄兵，“岳家军”只知有岳不知有赵，为了防止其尾大不掉，对不住了，岳鹏举大元帅，朕只能借宰相秦桧的东窗，暗中施下阴毒之计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公元1142年1月27日），岳飞受“拉肋（猛击胸肋）”之刑（一说为饮鸩服毒），在大理寺狱中遇害，享年39岁，供状上只留下八个字的绝笔：“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”

岳飞大营驿题壁文字收录在《鄂国金佗稗编·卷十九》及《武穆家集·卷十·

公牒》，古祁阳县当地有庙塑其全身。我来游大营驿时，关岳殿与几尊塑像早已被毁，但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出生于斯的周策纵《大营市》中有记载：“岳飞驻扎以后，过了许多年，大营市修了一所宫殿式的房子，里面有两个并排的殿，一个是岳飞的殿，另一个是关公的殿。关岳殿的瓦都是金碧辉煌，殿前大红柱子要有两人才能合抱那么大。地上铺着很好的烧砖，墙壁都是粉漆的。岳飞的殿里有岳飞的像，比实际的人要大好几倍。他是白脸，好像有些胡须，端坐在帐里，一边站着他的儿子岳云，另一边站着他的部将张宪。岳云手里捧着一颗用布裹着的印，张宪手里拿着一把刀，他们也比实际的人高大很多。”

《大营市》中还写到：岳飞正殿对面有一个碑亭，里面竖着许多高大的石碑，有些碑文是讲岳飞事迹的。“碑亭前面，有两个木头栏杆拦起来的小方形框框，有点像牢狱似的，里面跪着两个石头刻的像：一个是秦桧，一个是秦桧的妻子。那时有些小伙子，可能还有一些乡下人，痛恨秦桧，就跑到他头上去撒尿，弄得很脏。”根据周策纵的记忆，“大营市的关岳殿和连在后面的金山寺，都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头。”如今这两处建筑早已圯废，改造成了一所敬老院。但两个大殿对面的二层楼戏台还在，将要坍塌的戏台前仍然有着大片空地，几棵香樟树绿意蓊郁，让院中弥漫着阴沉沉的气息。

经当地几位周姓老翁指点，我们在离古戏台几百米远的另一条街上，从一户做豆腐的谢姓人家房后，亲眼见到了沟渠边一块清代石碑，上镌《宋武穆岳公忠义碑》，用水稍稍清洗，“权湖南帅岳飞……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”等102字清晰可辨。碑左另有一篇82字《附题广德军金沙寺壁记》：“余驻大兵宜兴，沿途干王事，过此陪僧僚谒金仙，徘徊暂憩，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。然俟立奇功，殄丑虏，复三关，迎二圣，使宋朝再振，中国安强。他时过此，得勒金石，不胜快哉！建炎四年四月十三日，河朔岳飞题。”建炎四年是公元1130年，时在岳飞征剿曹成之前。碑刻落款时间：“乾隆四十九（年），岁次甲辰仲冬月谷旦。”推算时在公元1784年冬天，距今已有239年之久。结合大营驿题壁“痛念二圣远狩沙漠，天下靡宁，誓竭忠孝”，这篇文字同样彰显了岳飞“天日昭昭”之心。因而再去争议《满江红·写怀》是不是岳飞所撰，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同时，我想起邓广铭教授往昔断言：“我的回答是全称肯定的：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，这首《满江红》词确实是岳飞所作。”

桃花就是春天的呼喊

■钟云省

天还没亮，父亲就去荷叶塘下边的菜地里除草施肥。到荷叶塘边有一里多路，不过站在禾坪前可以看到父亲正蹲在菜地里劳动。父亲像一株最大的蔬菜，会行走的蔬菜。

“喊你父亲回来吃饭！”母亲吩咐我。我看了看放在抽屉柜上那座像鸡啄米一样响的钟，已经7点半了！学校8点半正式上课。我要在一个钟头内，喊完父亲，然后回家吃完早饭，再尽快赶到学校。不能迟到，迟到是要打扫教室和被罚站的。时间不是很充足，我必须加快速度。

我赶紧跑到禾坪上，邻家的小黑子摇着尾巴，也跟着我过来了。我放开嗓子喊：“爸爸，吃饭了！”

这时候，近处的小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，将我的喊声打了回来。不过它的力道比我小了许多。回声在小山和水田间传荡，它比小黑子还顽皮。而父亲却没一点反应，依旧专心致志地蹲在菜地里劳作。

“爸爸，吃饭了！”如果说刚才我用了八成功力，还没让父亲听见我的呼喊，现在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已经动用了十成功力。我试图将喊声拉得更长，传得更远，就像拉弓。我要迅速让呼喊声冲破空气和距离的阻力，尽快地传送到父亲的耳朵里去。

可是，不远处，一只刚出窝的大公鸡抑制不住对早上的兴奋，站在高处啼鸣了起来。它的声音嘹亮而且转了好几个弯，明显压制住了我的呼喊。我恼羞成怒，捡起禾坪上的一坨土疙瘩朝它扔去。我的眼力很准，正中它的翅膀，吓得它没命地逃走了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禾坪侧边的桃花竟然开了。我看了它们一下，觉得一朵朵桃花就是春天一句句的呼喊。桃花真好，桃花真漂亮。我要借助桃花的力量，再次呼喊，喊醒我把那精力全放在大地上的父亲。

“爸爸，回来吃饭啦！”这次，我加了两个字，好像多两个字就能多两份力量。但是，父亲他还是没一点反应。“唉！”我有些垂头丧气，难道我就不如一株蔬菜？

“应该还要过去一些距离，父亲思想和耳朵还没在我的力道范围内！”我这么想着，就向父亲的方向靠近了一些。我想这回父亲一定能听得见我焦急的呼喊了。

“爸爸，回家吃饭啦！”我觉得自己走过去了不少距离，又放开嗓子开始喊了起来。而小黑子显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图，它索性撒欢着向我父亲跑去。我想小黑子要是会说话就好了，它完全可以飞快地跑过去告诉我父亲，而不用我歇斯底里地呼喊了。

“爸爸，回家吃饭啦！”这一次我的声音明显地走调了，就像练功的人走火入魔了。我想父亲肯定不会听见。

“喊什么喊？早听见了！只顾喊，没听见回答吗？”父亲站了起来，远远地回答。

什么？父亲早听见了，而且回应了我？什么时候，可我怎么没听见呢？难道是我只顾着和春天的事物缠绵，人在曹营心在汉？我对身边的那株桃树说：“都怪你！谁叫你开这么漂亮的花？”

我回到家里，母亲见了，问：“怎么啦？孩子，你的脸怎么红成了一朵桃花？”

“啊！”没想到春天还会将桃花传染到我的脸上。我的脸更红了，惹是生非的春天，可爱的春天！